

南平镇没有客车站,只有一个供南来北住客车停车戴客的候车亭,南平虽为一个镇,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素有雄鸣一唱鸣三省的美称,因此,候车亭平时候车的人就不少。

小宁刚刚放下纸箱,看见本村李大林推个自行车,车架上放着一个大大的包装箱,他的老伴紧跟在后面,双手扶住箱子迈着细碎的步伐,跟在自行车后面往候车亭走来,小宁赶快走过来,帮着把包装箱取下来,随口问:“李叔,这包装箱里装着啥呀,这么重。”

“今年省城的苹果卖五块钱一斤,我怕他们舍不得买着吃,给他们捎一箱过去。”

小宁与李大林的儿子春海是儿时的伙伴,关切的问:“春海最近回来过没有?”

李大林有点赌气:“年初打电话说他买房交首付,让我给他凑凑,年尾说装房,还得钱,反正是没事他不往家打电话。”

小宁知道李大林家有十亩大一个苹果园,忙笑着说:“李叔,你就春海这一个儿子,该凑一点儿。”

“一点儿?去年卖了十二万,连同过去攒的,总共给他弄了二十万,结果整的连今年的投资款都没有,肥料农药都是赊来的。”

小宁说:“今年果价儿好,你除过投资,又能弄一疙瘩。”

李大林叹口气:“果价儿是不赖,这不卖了十三万,人家又来电话,说孙子要择校费,得十万块,这不刚把钱给他打去,剩下的还了投资款,明年的肥料、农药又得赊,还有门头差事呢,还得开口撒舌头的朝人家借。”

正说着,去省城的大巴车来了,小宁先

帮李大林把他的包装箱放到车下放行李的地方,然后才把自己带来的箱子放进去。李大林的老伴赶快从口袋掏出一张纸,对乘务员说:“这是春海的电话,这是五十块钱的运费。”

小宁在运管站,坐车捎东西从来不掏钱。他问李大林老伴:“婶儿,一箱苹果捎到

候

□ 宋玉秀

车

省城就五十?”

“可不,往常没有这么重还要五十哩,今几个要不是你在这,恐怕五十块都出不来。”

小宁忿忿不平的说:“刀子这么快,下次不捎了。”

李大林伸出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贵也得捎,春海爱吃水果,孙子更爱吃,你没瞅见刚才捎东西的,大都是儿女在省城,捎给他们的货斗斗里塞得实杠杠的,难怪人家要的贵。”

小宁感叹道:“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以后可得好好孝敬你们。”

“孝敬?”李大林哧地冷笑一声:

“唉——咱作这些就没想着让他孝敬,一年到头,除过年回来住上五、六天,还和他那些狐朋狗友天天晕着,连正儿八经的和他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平时连个电话都不往家打,咱指着他孝敬?嗨,小宁,你刚才也捎了个箱箱,那是给谁的呀?”

“我大哥大嫂”。

“你大哥大嫂前几天不是还回来过。”

“对,省城到咱这,坐客车得四小时路程,如今有了高铁,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家,他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回来,回来捎点省城名吃,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登的,这保健品那保健器材应有尽有,还说我爸妈年纪大了,对老人最大的孝敬就是多陪陪他们。”

李大林的脸上不易觉察的爬上了几丝妒恨与无奈,苍白的头发此刻竖得更直,口气也不由变得硬梆梆的:“那他们前几天才回来,有东西让他们带走多好,捎这捎那不掏钱啊。”

老伴连忙接腔:“小宁是管他们的人,还没这点便利!捎点东西还掏钱!”

小宁随口说:“昨天碾了点糯玉米糝,我姑送过来一点绿豆,我爸妈是挑了又挑,捡了又捡,说咱家地里产的东西环保又有机,非要给大哥大嫂捎一点,不然的话,他们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小宁只顾滔滔不绝的说,一扭头看到李大林两口子脸色阴沉,眼角还有泪珠滚出来,自知失言,连忙闭上了嘴,想安慰他们几句,一时又不知该怎么张口。

李大林仰脸面对天空长叹:“唉,天下作父母的,有哪个不为儿女的事牵肠挂肚。而尘世上作子女的,有多少又能象你大哥大嫂那样,对父母体贴入微呢。”

小说天地



回家

□ 李石芸

慢慢打开记忆的盒,二十年前往事浮上心头。

那年我十八岁,在外地一个朋友的饭店打工。年少无知的我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远离了父母的约束,就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小鸟,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外出打工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曾回家一趟。

记得那年冬天,一天傍晚,饭店不是很忙,老板炒好了几道菜打包好,让我去离饭店不太远的地方送菜,我接过菜答应着便出了门。门外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冻得我打了个冷颤,不由的我裹紧了衣服一路小跑。寒风中路上行人稀少,我加快了脚步,很快到了目的地。

院门虚掩,我径直走了进去,院子里打扫得十分干净。站在院子里,我喊了声,有人吗?您定的菜我给您送来了!这时屋内传来一个女声,“请稍等我马上就来!”说话之

间,棉帘门撩开了,走出来一位慈祥的老妇人,把我迎进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屋。走进屋内,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全家福,那是一个幸福定格的一瞬间,照片上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一种家的温馨扑面而来。“姑娘路上冷吧?来,来,来,进屋暖暖,喝杯热水再走。”我连忙说不用了奶奶,心里顿感不好意思起来。老人接过菜放在了桌子上,又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了椅子上,我就顺着她心意坐了下来。老人给我倒了杯热水,递给我之后让我等会,我趁她忙乎的功夫,环顾着四周,屋子有点小,家具也都是老式的。在一个角落处,破旧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老先生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已经微微泛黄了。

这时老人从另外一间屋子走了过来,“我儿子从小学习就好,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西安工作了,找了个大城市的对象,他们平

时工作都挺忙的。儿子儿媳见我年纪大了,前几年就让我去西安和他们一起住,住了几天我觉得不方便,也不太习惯就回来了,还是在老家小院自在,养几只鸡,夏天种点菜,没事了就街坊老姐妹拉拉家常,这样的生活倒也挺悠闲的。

“儿子儿媳平时都忙,这不,前几天他们打电话说今天要回家来,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家里家外都拾掇了拾掇,还特意换上了儿媳上次买给我的新衣服。不怕姑娘你笑话,这衣服我平时都不舍得穿呢,你看看,穿上是不是挺洋气的?”说话间,老人脸上满满的都是幸福。“奶奶,您穿上这衣服显得年轻了好几岁啊,您儿媳眼光真好!”顺着老人的话我说了句。

老奶奶又絮絮叨叨的告诉我,自己白内障好几年了,儿子儿媳去年联系北京大医院,把我接到北京做了手术。儿子工作忙,术后第二天,单位一直催他去上班,儿媳一直照顾我直到出院。又不放心我手术后一个人在家,让我在西安住了好几个月,儿子儿媳天天买我爱吃的蔬菜和水果,又是带我在西安逛,西安那座古城我都逛的差不多了呢!他们平时上班那么忙,还要照顾我一个老婆子,我坚持要回来,他们拗不过我,就送我回来了,还是在村里住着习惯。他们一有空就回来看看我,这不今天就又回来了……

“奶奶,您好福气哦,儿子儿媳都待你都亲,您老一定高寿……”在和老人交谈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起身向老人告辞。

“姑娘留下来吃晚饭吧?”

“不用了,奶奶,我该回去上班了”。我边说边走到门口,老人坚持把我送到了大门口。看着老人转身离去,我停下了脚步,小屋的窗口亮起了微弱的灯光,我想起了久违的家的温暖。一路走着,我突然感觉没有来时那么冷了,也想起自己好久没有回家了,明天是该回去看看爸妈了。

散文苑圃



老师写给自己的歌

□ 江之蕊

9月10日

老师自己的节日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塑造出一批又一批美好的灵魂

都说老师是可歌可泣的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也说老师是朵朵落红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可是 我们只想做播种者

种下一粒希望的种子

悉心培育 长成大树

我们只想做用心的自己

和我们的学生一起

共同创造师生的辉煌

我们还想做自由的鸟儿

在教育的天空中骄傲而幸福地飞翔

在从事教育的道路上

学生说我们

是引路人

指引了他们前进的方向

是指明灯

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路

是一双有力的翅膀

帮助他们在知识的领域里翱翔

我们到底是什么

是热爱教育的老师

因为热爱 所以喜欢沾满粉笔的手

因为热爱 所以呵护秉烛夜读的心

还是因为热爱

所以珍惜日渐增多的白发

日月星辰 风霜雨雪

看得见我们疲惫的身影

鸟语花香 草长莺飞

听得见我们谆谆的教诲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生命的长度

我们一声一曲赞歌地谱写着生命的宽度

人生价值

就在这生命的长度与宽度中沉淀 升华

我们也在日月的洗礼中沧桑 优雅 芬芳

我们无悔

我们热爱

校园是我们神圣的土地

书籍是我们炽热的心灵

它们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也滋养着我们的灵魂

感谢这一切 热爱这一切

光荣的使命在召唤

芬芳的桃李在召唤

我们

再一次向着灿烂的朝阳 盛装启程

诗笺

